

爱恨离别家国天下

爱

半个世纪的爱恋，生死离别的命运。
人生总是戏，莫流泪，既然已爱……

为什么不要流泪

· 徐绍兰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 徐绍兰 著

◆ 敦煌文艺出版社

爱 有什么 不要 流泪

袁大淑，原名袁文垣，在白色恐怖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大儿子谢文垣和范苏芸，加丁文垣，但遭到反动军阀的通缉，于是化装逃到上海。……不幸的是，一九四一年在二次战斗中壮烈牺牲。……

ai weishenme
haiyao liulei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爱,为什么还要流泪 / 徐绍兰著. -- 兰州 : 敦煌
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468-0078-3

I. ①爱…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0795号

爱,为什么还要流泪

徐绍兰 著

责任编辑: 侯君莉 张慧梓

封面设计: 董世强

插图: 任刚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本社网址: www.dhlapub.com

投稿邮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插页 11 字数 210 千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978-7-5468-0078-3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一次又一次的战乱，
一次又一次的牺牲，
一次又一次的自毁，
使那场煎熬变得惨无人道般的酷烈，
对于它历史太短，
但对于生命则是何其的漫长。

—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生产力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释放出巨大威力,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在法国里昂维莎里洱花园的一幢别墅里,客厅里的电话急促地响个不停,正在厨房里的女主人急忙跑出来将电话接了起来。

“喂,您好!这里是维莎里洱花园谢樊东的住所。”

接电话的女主人正是法国里昂电力集团公司董事长谢樊东先生的太太安曼妮·栗娅。

“大嫂,我是樊荔,大哥在家吗?我找大哥有点事。”

“是樊荔呀,他还没有回来呢,有什么事情吗?”

“大嫂,今天中午大哥给我来过电话,说他明天要回上海参加中法电力经济发展研讨会,他想趁此机会看一下苏芸姑姑和林平叔叔在上海的墓地,但他记不得墓址了,今天下午我好不容易找到了我当时记下来的墓址……

“原来是这样,等你大哥回来,我叫他给你回电话行吗?”

“那好吧,大嫂,你叫大哥给我打电话。”

安曼妮·栗娅刚放下电话,屋外传来了停车的声音,她急忙拉开门跑出去一看,正是丈夫谢樊东回来了,她高兴地迎了上去。

“樊东,怎么现在才回来,你妹妹樊荔刚才来过电话。你给她回个电话吧。”

谢樊东一走进客厅,就给妹妹樊荔打电话。安曼妮·栗娅去厨房把做好的饭菜端出来放到了餐桌上。

“喂,樊荔,我是大哥,那个墓址找到了吗?”

“找到了,大哥,你记一下吧。”



谢樊东拿笔把妹妹告诉他的墓址记下来,刚放下电话,儿子谢莱放学回来了。

“爸爸,您明天几点的飞机?”谢莱一边问爸爸,一边把书包挂在了衣架上。

“明天中午一点十分的。”

“我要是能去看看奶奶就好了。”

“谢莱,好好念书,将来会有机会的。爸爸不在家这段时间,要听妈妈的话,放了学尽快回家,不要让妈妈担心。”

谢樊东去书房特意把那本紫红色的影集装进行李箱。

第二天,谢樊东在家吃完早餐后,安曼妮·栗娅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出了家门。谢樊东柔情地对妻子说:“亲爱的,我会很快回来的!”

安曼妮·栗娅深情地看着谢樊东,道:“一路平安。”

一辆高级轿车里坐着四十九岁的法国企业联合会会长、里昂电力集团公司董事长谢樊东先生。此刻,他正往法国里昂的萨托拉斯机场的路上,车快行驶到塞纳河畔沙滩的时候,谢樊东将车窗的玻璃摇了下来,凝视着车窗外的一切。谢樊东的目光被司机帕·洛帝注意到了,帕·洛帝慢慢地踩住了刹车,车靠路边停了下来。

洛帝,你停车干什么?”谢樊东不解地问道。

“谢董,现在离飞机起飞时间还早,要不趁现在还有点时间您去沙滩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怎么样?”

帕·洛帝转过头微笑着对谢樊东说着。谢樊东看了看表后对帕·洛帝说:“也好,去沙滩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好长时间没来这了。”

帕·洛帝下车把后排的车门打开,谢樊东西装革履地从车上下来。他顺着一条小道一直走到沙滩边,遥望着河面上一层层的浪花,他张开嘴巴深深地呼吸着。忽然,他看见离他不远的沙滩边有一个被河水冲到岸边来的贝壳,他弯下腰拣了起来,把粘在贝壳上面的沙轻轻擦去,认真地看着,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小小的贝壳这么漂亮,把他带回我的故土去。”

谢樊东拿着贝壳慢慢地站起来又往前走了一阵,看到河里的水清澈多了。在他的记忆里,上中学的时候,他和妹妹坐小姨玛丽开的车来过这里,那时的河水污染得让人看了都觉得很恶心。谢樊东沉浸在回忆中,几只正在



觅寻食物的鸟不停地在空中叫着,谢樊东向它们招招手。他看看手表,再往后一看,自己已经离帕·洛帝有好长的一段路了。他小跑着往停车的方向去,对帕·洛帝说:“洛帝,有干净的纸吗?我要把这个贝壳带回我的故土去。”

帕·洛帝看了看董事长手上捏着的贝壳,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递给董事长说:“怎么,您也喜欢这玩意儿?”

“洛帝,别小看它,它是一件很考究的工艺品。”

“董事长,您别介意,我只是没想到您对一个小小的贝壳会那么喜欢。”

谢樊东看了看帕·洛帝笑着说:“上车,我们赶路吧。”

半小时后,车在萨托拉斯机场停了下来。帕·洛帝把后备箱打开将箱子交给谢樊东,说:“我送您进去?”

“不用了,你回吧。”

“董事长,一路平安,盼您早日归来。”

谢樊东接过帕·洛帝递过来的箱子,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洛帝,别忘了我昨天晚上给你说过的话,抓紧时间学习一下相关的电力业务知识,等下一步集团公司调整工作的时候,我才好说服其他员工,否则我可没办法为你改变什么。”

帕·洛帝笑着点了点头说:“谢谢董事长,我记住您的话了。”

谢樊东转身大踏步地往萨托拉斯机场检票口走去。

谢樊东办理完所有的登机手续后,就直接顺着舷梯进入了机舱内,他的座位就在飞机的窗口边。

飞机离开了地面,在一万多米的高空中飞行着。这时,谢樊东感到有些眩晕,休息片刻之后,慢慢地好多了。他头枕着椅子不时地望着窗外的一团团白云,窗外的阳光打在了脸上,他拉下遮光板,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飞机在云层里穿行着,谢樊东从颠簸中慢慢地醒过来,看了看手表自言自语地说:“真快呀,再有一个多小时就到虹桥机场了,七年了,七年没回来了。”

七年前他接到爸爸的干女儿——黄菊妹妹从北京拍发的父亲谢文垣病逝的电报后,与妻子安曼妮·栗娅和儿子谢莱、妹妹谢樊荔及妹夫安杜和他们的儿子洛克两家人飞回北京料理父亲的丧事。

父亲去世后,母亲赵馨茹大病了一场,谢樊东和妹妹谢樊荔每天不离地



守护在母亲的身边，一直到母亲的身体慢慢地好起来之后，他们才离开北京回法国。

谢樊东记得他和妹妹谢樊荔送母亲和黄菊去北京南苑老家安葬父亲的路上，黄菊含着眼泪对他说：“大哥，你和樊荔这一走也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回来，妈妈老了，虽然我会尽力照顾好妈妈，但我希望大哥和樊荔妹妹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妈妈。”

“哥知道，哥心里都装着呢，你就放心吧。”

虽然谢樊东对黄菊这么说，但是当他看了看坐在车前排的母亲，心酸得眼泪不由得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菊妹，妈妈就拜托给你了，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和你嫂子回来看妈的，虽然我们身在异国他乡，但是我们的心和你们紧紧连在一起的。”

尽管谢樊东那个时候是这样对黄菊说的，可是他自上次回来后就是七年没有回家了，妹妹樊荔和妹夫安杜还抽空回来看望过母亲。谢樊东想到这，心里很难过，想想确实有点愧对于自己的母亲。

七年后，谢樊东再次回中国。这次是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为期五天的中法电力经济发展研讨会。谢樊东也想趁机到上海的东郊陵园去看一下范苏芸姑姑和林平叔叔的墓地。最后去北京南苑的老家看望一下母亲和妹妹黄菊。

飞机在云层里穿行了将近十五六个小时后，终于在早上十点半钟降落在上海的虹桥机场。

当谢樊东从机舱内走下来的时候，他感到特别亲切，他慢慢地随着人群往外走。同样是机场，在法国的萨托拉斯机场，还是晴空万里，到了上海的虹桥机场却是灰蒙蒙的天，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提着自己的行李箱一直往外走，刚到出口处的时候，刚好前面驶来一辆出租车，他招了招手。

车很快驶出了虹桥机场朝上海东郊陵园驶去。出租车穿过闹市区，拐来拐去又钻进了小巷子里。

谢樊东把车玻璃窗摇了下来，看着这熟悉的巷子，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栀子花香的味道，他用力吸了吸，真是舒服极了，他马上叫住了出租车司机。



“请停车。”

“先生,您还没有到东郊陵园呢?”司机说道。

“不用了,我就在这里下车好了。”

谢樊东慢慢地行走在林荫小路上,斑驳的石台阶上布满了青苔。他环视四周,一种熟悉的感觉涌来,他记起来了,小的时候妈妈和小南姐姐一次又一次地牵着他的手走过这里。谢樊东转弯,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想起临走时妹妹樊荔打电话告诉过他,去东郊陵园是要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

他走了好一阵后,“上海市东郊陵园”七个石刻的大字出现在眼前。他先找到了林平叔叔的墓地。望着林平叔叔的墓碑,他的眼眶慢慢地湿润了,曾经那么疼爱他的林平叔叔在五年前离开了人世,他想林平叔叔去陪伴他的爸爸去了。

“林平叔叔,我在国外这么多年一直非常地想念您。小的时候我很淘气,让您也跟着操了不少心。如今我已为人父,在法国有了自己的事业,没有辜负您的期望。在我的心里,您永远都是我的好叔叔。我经常在我的妻子和儿子的面前提起您,说心里话,我特别怀念小时候与爸爸和您在一起的那段日子……林平叔叔,我这次回来是参加中法电力经济发展研讨会的,等会议结束后,我要回趟北京去看望年迈的妈妈。……您安息吧。”

谢樊东离开林平墓地后又来到范苏芸的墓前,他看着墓碑跪下去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然后站起来默默地注视着。

当谢樊东从上海东郊陵园出来的时候,天开始暗了下来,天边的晚霞还渲染出一丝亮色。

谢樊东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到了南京路新街口,下车后往前走了两分钟,看见了红玫瑰坊的招牌,他站在门外看了看,走了进去。

说起这红玫瑰坊,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谢樊东想起小的时候,爸爸曾带他来这里吃牛排,他清楚地记得那时的红玫瑰坊,生意好像要比现在红火得多。

据说,爸爸和妈妈谈恋爱时经常到这里来,结婚以后就只是妈妈偶尔来这里会一下朋友。

过去的旧上海,南京路上随时都可以看到那些拉黄包车的车夫,为了生



活他们不停地奔波在大街小巷里。

谢樊东吃完饭后来到上海恒大酒店,酒店服务生见他提着行李箱走进来,就微笑着迎了上去。

上海是生他养他的地方,是外公赵健飞创业开始的地方,同时也是爸爸和妈妈曾经最伤心的地方。谢樊东想到这,把窗子开得大一点好让房间里透进更多的新鲜空气。

夜晚美丽的黄浦江给来自异国他乡的谢樊东带来了对往事的回忆,他把行李箱提到床上放着,然后把箱盖打开来,拿出那本紫红色的影集,当他翻到一张已经发黄了的照片时,目光停滞下来,那是四十多年前外公外婆和爸爸妈妈在霞飞路赵公馆后花园的合影。

一段段的生活经历,一件件的生活往事呈现在他的眼前,依然那么清晰,仿佛一切的一切都发生在昨天,他凝视着这张珍贵的照片,那些遥远的历史顺着时间慢慢地向他走过来……

谢樊东记起爸爸最喜欢的一句诗:“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二

那是清朝末年五月的一天,阳光是那么的灿烂,风吹在身上又软又温。江苏泰州石堰里米店的老板赵植林和妻子沈丹妹,正在为自己的独生儿子赵健飞与杨树铺于氏家的闺女于淑仪办婚事。为了这喜庆的日子,赵植林和妻子沈丹妹可是准备了很久。

在杨树铺,姑娘出嫁,是很看重男方的门第、家产的。今天的新娘是杨树铺方圆十里内长得最漂亮的于淑仪。新郎赵健飞陶醉了,他感谢父母为自己寻了这么漂亮的媳妇。新娘于淑仪不但人漂亮,而且伶俐聪明心地善良。



自从于淑仪嫁进了石堰里赵健飞的家以后,赵健飞每天都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他心里暗暗地发誓,一定要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过上幸福的生活,爱一个女人就应该给她幸福,而不应该让她流泪。

赵健飞早年读过几年私塾,过去又跟着姐夫黎浩南和姐姐赵琼花跑过好几年的龙套且挣了些钱,在石堰里开了一家米店,于淑仪在旁边搭搭手。他继续跟着姐夫和姐姐跑,尽管每天都很辛苦,赵健飞和于淑仪在父母亲的身边从不叫一声苦,就这样一家人过了好几年,经济上依然比较拮据。

转眼到了冬天,赵健飞的母亲沈丹妹突然咳得不行,请大夫过来看过,什么方子也用上了,病却越来越重,还没过完年,母亲就撒手离去了。赵健飞刚把母亲的后事处理完没过多长的时间,姐夫黎浩南出车祸归西了。悲伤的父亲看着可怜的女儿和她的孩子,老泪纵横道:“琼儿,别哭了,带着孩子搬回来吧,这样大家也有个照应。”

父亲一句温暖的话,让姐姐带着六岁的孩子搬回了石堰里家里。姐姐带着孩子搬回来以后,每天跟着父亲赵植林去米店卖米,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之后,父亲又托人给姐姐说了另一门亲事,男的是个军人,家里的条件还挺不错的,不到半年的时间姐姐就结了婚搬出了石堰里。姐夫打仗经常不在家,姐姐一个人带着孩子的日子就比较孤单清苦一些。她经常带着孩子回石堰里父亲家里。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不幸的是姐夫就在前线战场上阵亡了,那时姐姐已经生了第二个孩子。石堰里以外的人对姐姐开始说三道四了,传这个孩子肯定是野种,说来道去的就传到了父亲赵植林的耳朵里,为这事他恼羞成怒,不分青红皂白地竟把姐姐赶出了泰州城。

姐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背井离乡一路乞讨,最后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孩子又生病,姐姐一时想不开丢下可怜的孩子自尽了。姐姐死后,赵健飞感到内疚,还是把姐姐的两个孩子找了回来。

赵健飞的妻子于淑仪看到姐姐留下的两个孩子后,心疼地说:“健飞,孩子没了妈妈太可怜,我想好了,我们再苦再累也要把姐姐的两个孩子抚养大。”

赵健飞看着心地善良的妻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紧紧地抱于淑仪搂在怀里说:“淑仪,真是委屈你了,跟着我吃苦。”

“没什么,我们可是一家人啊。”



赵健飞暗暗地发誓,一定要想办法改变现状,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父亲赵植林带着姐姐的儿子整天忙活米店的生意。姐姐的大儿子非常懂事、聪明,赵健飞有空的时候还教他认字儿,没过多长时间,姐姐的大儿子已经会写能算了,赵健飞看到姐姐的孩子这么聪明,决定送他去泰州城念书,将来也让孩子有一个奔头。

第二年的春天,赵健飞的妻子于淑仪生下了一男孩,全家人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惜孩子还没满月就夭折了。

一天,姐姐的大儿子从泰州跑回来告诉赵健飞说,他在学校认识了一个朋友,家是广州那边的,刚好他家的工厂需要工人,他想去那边挣点钱。赵健飞开始不同意,后来在父亲的劝说下,同意了他去广州。在走的头一天晚上,赵健飞把他叫到了身边。

“孩子,你想离开这里舅舅也留不住你,你长大了想出去看看也好,只是舅舅有几句心里话要对你说。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多加小心,挣钱不容易,要懂得节俭,如果能攒点钱将来也好为自己打算。”

“舅舅,我记住您的话了,我不在外公和舅舅的身边了,你们要保重身体。”

姐姐的大儿子离开泰州去了广州,开始还给家里写信来,时间长了信也少了,后来听说他到广州后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因受不了折磨,就跟着同路的伙伴逃了出去,参加了北伐军,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一天,赵健飞去江苏泰州朋友的茶室里帮活,前姐夫黎浩南的表哥满头大汗地跑来告诉他说:“健飞,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你。”

表哥把赵健飞拉到茶室的外面,很神秘地说有一个朋友在上海滩老沙逊洋行做大事,挣的大洋比赵健飞在米店里挣得要多得多。赵健飞动心了,就要了表哥的朋友在上海的详细地址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晚饭之后,他就把去上海做事的想法给父亲说了,开始父亲死活也不答应,后来他想,他供儿子读了几年的书就是希望儿子能挣大钱,回来能有出息,否则,含辛茹苦地供儿子读书干什么呢。他终于同意了让儿子去上海闯一闯。

一八九八年六月,赵健飞带着妻子和姐姐的小儿子,还有义兄陈孝贤离开了江苏泰州的石堰里,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滩。



三

赵健飞他们一行四人坐了一整天的车来到了上海。当天晚上,他们就在闸北的一家旅店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赵健飞和义兄陈孝贤按地址找到了上海滩老沙逊洋行。在上海滩老沙逊洋行里,老根是老板郑瑜轩的弟子,很得郑瑜轩的信任。这人稍胖,一脸和气,人缘特好。老根的真实姓名叫韩史雄,郑瑜轩为了顺口,就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叫老根。他俩向老根打问:

“请问郑先生在吗?”

“郑先生不在,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找郑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赵健飞从怀里拿出一信封交给了老根。老根拿过来打开一看,就笑着对他俩说:“原来是你们,快进来吧。前两天郑先生对我说了,说你们最近就会到上海,真是太好了。就你俩来吗?”

“还有我老婆和孩子也来了。”

“那你们现在住哪儿?”

“我们昨天刚到,就住在闸北的一家旅店里,还没有安顿下来呢。”

“原来是这样,那今天你们先回去,等郑先生回来后我会跟他说的,你俩就后天过来吧。”

“谢谢,谢谢你,那我们就后天过来,先告辞了。”

说完后,老根把他俩送出了门。

郑瑜轩,祖籍浙江杭州,个子很高,偏瘦,小的时候和几个同伴去山上打鸟,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结果腿摔伤了,看上去有点瘸,快三十了还没有娶到老婆,两年前好不容易在他的老家找到一个,还没有孩子。他人挺仗义,对手下的弟兄也不错,再加上老根的为人和精明能干,所以郑瑜轩从浙江杭州来上海没有多长时间就站住了脚,特别是十六铺码头的生意做得相



当不错。

赵健飞和陈孝贤回去后,就忙着在闸北的贫民区租了两间房子,在上海算是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两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这天赵健飞和陈孝贤来到老沙逊洋行里找到了郑瑜轩先生,他们还认识了郑瑜轩的司机阿湃。

郑瑜轩看了看身强力壮的赵健飞和陈孝贤,二话没说就把赵健飞安排在他的手下做了洋行的副管事,然后又安排陈孝贤在十六铺码头上管理仓库的账目。

当时的十六铺是晚清地方官员为防御太平天国,将当时的上海县城划分为商业团防二十七铺,由铺负责铺内治安,公事由铺内各商号共同承担。头铺在城东,十六铺就是第十六个团防铺,它的范围为城厢外和黄浦江之间,东至黄浦江,西至城壕,北至小东门大街与法租界接壤,南至董家渡,一条长达三华里的狭长的沿江地段,是二十七铺中最大的一个。十六铺的沿江码头鳞次栉比。鸦片战争前夕,十六铺已是中国和东南亚吞吐量最大的港口,这几乎占据了中國总贸易的三分之一。十六铺是上海滩水陆货物的集散地,江中樯桅如林,船灯似星,陆上车马相连,货积如山。也是游民来来往往的集散地,而游民阶层是上海滩劳动力庞大的后备队。所以,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始终吸引着四乡八野的各色人等一波波地蜂拥而来。

日本的棉纱和英国的鸦片,每天经由这里潮水般地进入中国,然后再由铁路运往各地。除了棉纱之外,日本其他的工业产品都通过这里运到上海大量地销售,上海到处都充斥着日本产品。

雨季的时候,上海白天热得像在蒸笼里一样,一到下晚就开始下起雨来,一直下到天亮后才停住,赵健飞和陈孝贤早上起来后还感到有些凉意,可一到了中午就闷得实在受不了。

一天晚饭后,刚下起绵绵细雨。赵健飞叫了一辆黄包车去戏院看戏,这是他们来上海滩之后第一次去看戏。路上,当于淑仪看到五颜六色的灯光,就和丈夫下了车。他们走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尽管细雨绵绵,但路上还是人来人往显得比较拥挤,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再加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和黄包车,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线。赵健飞看到街上大大小小的店铺,店铺里出出



进进的太太和小姐们,一派热闹的景象。赵健飞高兴地说道:“淑仪、孝贤,上海这地儿就是比咱老家好。要是哪一天我能发达了,像郑先生那样该有多好啊。”

走在旁边背着孩子的于淑仪听后笑着说:“你在做梦啊,刚来上海几天就开始做美梦。”

“淑仪,做美梦不好吗,有了梦想才能成真,想都想不到,怎么能实现目标呀。哎,你还别把我看扁了,难说有一天我就成了这上海滩的老大。”

这话还真的被赵健飞说准了,赵健飞跟着老板郑瑜轩在上海干了好几年后,确实有了些小名气。就在这时,于淑仪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赵健飞高兴地进进出出都哼着小曲儿。

一天,于淑仪到石库门去办点事,回来的时候不小心被一辆黄包车给撞了,孩子流产了。为这事赵健飞很生气,他责备妻子怀孕了不该往外面去。

于淑仪本来就非常心痛,却得不到丈夫的安抚,一肚子的委屈没地儿诉说。对赵健飞来说,两个孩子夭折,这个打击实在不小,几天来都沉浸在苦闷之中,老板郑瑜轩看在了眼里。

一天,郑瑜轩要出门办点事情,看到赵健飞闷闷不乐的样子,决定叫赵健飞出去散散心。他俩坐在车上,郑瑜轩看到赵健飞还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就笑着问道:“健飞,怎么了,心里有事啊?说来听听。”

“郑先生,我没事,真的没事。”

“那我看你几天来闷闷不乐的样子,我想肯定有事了,否则你不是这个样子,快说给我听听。”

在老板郑瑜轩的追问下,赵健飞终于向他道出了实情。郑瑜轩听后问道:“健飞,原来你们两口子带到上海来的那个孩子不是你们的?”

“那孩子是我姐姐的,姐姐死的时候,孩子还小,我妻子看他可怜就把他留下了。”

“你们都还年轻嘛,孩子以后会有的。健飞,男人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一定要坚强,否则怎么做大事呢。”

在郑瑜轩的开导下,赵健飞也想开了,但于淑仪却病倒了,她整天躺在床上以泪洗面不吃不喝的。赵健飞白天去老沙逊洋行上班,下了班之后得赶去码头那边帮陈孝贤清货,清完货入了仓库以后,他俩才回来,回来后还要



照顾病中的妻子和姐姐的儿子。

有一阵子,码头上货物堆得太多,赵健飞和陈孝贤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候甚至晚上住在码头回不了家。赵健飞很为难地对病中的妻子说:“淑仪,这段时间码头上货物堆得太多,又是雨季,货物到码头后卸下来当天就要拉进仓库里去,否则的话被雨淋了,我们要赔偿货主的损失。所以,我考虑了一下,干脆你带着姐姐的孩子先回老家泰州休养一段时间,等忙过了这一阵子,你身子骨也养得差不多了,我再回去接你们。”

于淑仪听丈夫这么一说,想了想,也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丈夫安心上班,就答应了。

第二天,赵健飞早早起来弄好饭菜让妻子和孩子吃了以后,就和陈孝贤把妻子和孩子送上了回老家的车。

送走妻子和孩子,回来的路上陈孝贤对赵健飞说:“健飞哥,这段时间你也够难的,我这边又跟你添麻烦,真是不好意思。”

“孝贤,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是兄弟,你说这话干什么。你嫂子和孩子回去也好,我们都出来这么长的时间了,让她们回去看看,再有就是我爸爸一个人在家里,也应该回去看看才是呀。”

陈孝贤听赵健飞这么一说,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过了一会儿,他跟赵健飞说起了另外一桩事情。

“健飞哥,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说还是不说的好?”

赵健飞看了看陈孝贤,瞅了他一眼还真不高兴了。

“孝贤,你还跟我玩捉迷藏,快说,究竟是什么事情。”

“老根对我说,郑先生和他太太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他想领养你姐姐的小儿子。”

赵健飞一听,惊讶地转过来看着陈孝贤问道:“孝贤,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一点都没有骗你。过两天郑先生会找你谈这件事的。”

在赵健飞把于淑仪和姐姐的儿子送走后的一天,郑瑜轩从外面办事回来,他把赵健飞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

“健飞,这段时间你和孝贤很辛苦啊,我考虑了一下,决定在霞飞西路买套别墅,过几天你和孝贤就搬过去吧。”



郑瑜轩又对赵健飞说：“健飞，我有一个难以启齿的事情想跟你说说，我和我太太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我很想有一个孩子，所以我和我太太商量好了，想领养你姐姐的孩子，不知道难不难为你。”

赵健飞没想到郑瑜轩把他叫去办公室主要是谈领养姐姐的孩子，他愣愣地看着郑瑜轩说：“郑先生，您真的很喜欢孩子吗？如果您真的喜欢孩子的话，等我回泰州去把孩子给接回来。”

郑瑜轩听赵健飞这么一说后，高兴地站起来就往杭州家里打电话。“喂，是苏娴吗，我是瑜轩，下礼拜你抽个空过来一下，今天健飞答应把他姐姐的儿子过继给我们。”

郑瑜轩放下电话，走过来握着赵健飞的手高兴地说：“健飞，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放心吧，我们会对孩子好的。”

“我相信郑先生。姐姐的孩子能有您这样的一位父亲，我真为孩子高兴。”

到了月末，码头上的事情稍微松缓了一下。这时，郑瑜轩说他的太太每天都在问这个事情。盛情难却，赵健飞于第二天就回泰州老家石堰里去了。

赵健飞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就给父亲赵植林说了这件事情，父亲答应了。可是姐姐的儿子死活都不愿意离开老家，他双手死死地抓住外公赵植林的手哭叫着：“外公，您别把我送人好吗？等我长大了以后我会好好地孝敬您的。”

赵植林和儿子赵健飞听着孩子那声嘶力竭的哭声，心里就像小刀子拉似的一阵阵的难过。两天过去了，赵健飞看这事有一定的难处，就和父亲商量：“爸爸，您看这事情弄得我没法向郑先生交代了，上海码头那边很忙的，我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等啊，您看这事咋办呢？”

赵植林听儿子这么一说，磕了磕烟杆叹了一口气说：“儿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回去，等我把工作做通了之后你再回来。”

赵健飞想了想也只能这样。

于淑仪一直住在娘家养病，娘家杨树铺离石堰里有十六公里的路程，因时间紧，赵健飞就来不及去杨树铺看妻子于淑仪了。

赵健飞乘车回到了上海。次日早上，他来到了老板郑瑜轩的公馆里。

